

书海泛舟

书人书事

近日,琼瑶再度推出纯爱之作《花非花雾非雾》,有人惊呼:70多岁的琼瑶奶奶还能在言情小说领域写出什么花样?但无论如何,这部由她编剧的电视剧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关注,因为许多人看言情小说就是从琼瑶开始的。其实,言情小说自古有之。在七夕节即将到来之际,让我们一起探寻言情小说的前世今生。

1 唐代爱情传奇是言情小说的源头

言情小说在中国旧体小说中又被称为狭邪小说或才子佳人小说,以讲述男女之间的爱情为中心,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爱情的心理、状态、事物等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。当今言情小说的源头,是唐代的爱情传奇。

小说成熟的标志就是唐代的传奇小说,爱情传奇是传奇小说的分支,也是传奇小说中成就最大的,《李娃传》《莺莺传》《霍小玉传》被称为“三大爱情传奇”。

《李娃传》的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之弟。故事写荥阳生赴京应试,与名妓李娃相恋,资财耗尽,沦为乞丐。后在李娃的照顾和勉励下,荥阳生发愤读书,登第为官,李娃被封为汧(qiān)国夫人。

与《李娃传》的由悲到喜不同,元稹的《莺莺传》由喜到悲,凄婉地描写了崔莺莺与张生相见、相悦、相爱,却以张生的“始乱终弃”结尾的爱情悲剧的全过程。

《霍小玉传》是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,也是一部爱情悲剧,作者为蒋防。小说讲蜀门女霍小玉与出身名门望族的陇西才子李益相遇,只求与之共度八年幸福生活,而后任他“妙选高门”,自己则甘愿出家。然而,李益一回到家就背信弃约,小玉相思成疾,百般求见遭拒。最后,一豪士将李益强拉至小玉处,小玉怒斥李益后号哭而绝。

2 饱受争议的鸳鸯蝴蝶派

爱情传奇的起始、兴盛、衰落均在唐代,两宋之后几近绝迹。清代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有很多爱情传奇小说的影子,但更偏向于志怪。直到鸳鸯蝴蝶派出现,言情小说才再度崛起。

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初叶发端于上海的一个文学流派。鸳鸯蝴蝶派作者写才子佳人“相悦相恋,分拆不开,柳烟花下,像一对蝴蝶,一双鸳鸯”,该派因此得名。1914年,鸳鸯蝴蝶派早期最有影响的杂志《礼拜六》出版后,也被称为礼拜六派。

周作人称《玉梨魂》是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之作。《玉梨魂》是用四六骈体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,描写书生何梦霞在无锡富绅崔家当家庭教师,与崔家的守寡媳白梨娘相恋,白迫于礼教没有勇气与何结合,就将小姑崔筠倩许配给何梦霞。后白、崔相继去世,何梦霞东渡日本,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。

鸳鸯蝴蝶派小说说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。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《玉梨魂》,曾创下再版32次、销量数十万册的纪录;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;其五大作家——张恨水、包天笑、周瘦鹃、李涵秋、严独鹤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,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报纸发行的场面。

不过,这一流派也曾广受新文学界的批判。包天笑谈及他的创作宗旨是:“提倡新政治,保守旧道德。”这十个字凝练地概括了这一流派大多数作者的创作思想,而这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极力提倡科学、反封建的宗旨是相违背的。

穿越时空的爱恋

——言情小说的前世今生

3 红极一时的港台言情小说

1949年前后,鸳鸯蝴蝶派的主力军转往港台,并得以发展,被称为港台言情小说。

港台言情小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巅峰:20世纪80年代,以琼瑶、亦舒、岑凯伦、姬小荅等为代表;20世纪90年代,以席绢、于晴等为代表。

提起港台言情小说,琼瑶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。她本名陈喆,1963年其自传式长篇小说《窗外》出版后一举成名,之后相继创作《烟雨濛濛》《几度夕阳红》《心有千千结》《在水一方》《月

朦胧月朦胧》等60多部言情小说。有人戏称,琼瑶的作品“赚尽海内外华人的爱与泪,人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‘琼瑶’”。

琼瑶作品的语言特点十分鲜明。有人评价,在柔婉、典雅之余,繁丰成为琼瑶后期作品的显著特点。比如在《还珠格格》中,五阿哥有这样一句台词很有代表性:“小燕子,我真的好喜欢你,不管是刁蛮任性的你,活泼可爱的你,还是现在这个楚楚可怜的你,我都好喜欢喜欢你。”

4 百花齐放的网络言情小说时代

2000年以后,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文学形式造成了极大影响。这一时期,言情小说的舞台转移到内地,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——网络言情小说时代。

进入网络言情小说时代后,言情小说可谓百花齐放,穿越文、都市文、虐心文、校园文等不断涌现,并频频被搬上荧屏。其间涌现了一大批网络女作家,网友总结有“四小天后”(藤萍、桐华、匪我思存、寐语者)、“六小公主”(辛夷坞、顾漫、缪娟、金子、李歆、姒婳)、“八小玲珑”(沧月、木然千山、明晓溪、米兰lady、妖舟、唐七公子、媚媚猫、爱爬树的鱼)等。

如果有人问现在最流行的网络言情小说是什么?答案是显而易见的——穿越文。

穿越,即穿越时空的简称。泛指人物因为某种原因,经历某种过程,从自己的时空转移到另一个时空。穿越文最为高发的地点当属晋江

原创网,有网友戏称穿越事件为:“千年难得一见,晋江天天见。”

穿越文也被分为许多类型,比如穿越到清朝的被称为“清穿文”(最被作者和读者看好的是康熙、雍正年间,三国、两晋、隋唐也是穿越女们常去的);穿越到一个历史上没有的、作者虚构的朝代,叫“架空文”;穿越到古代宫廷环境中的叫“宫斗文”;穿到大宅门里的叫“宅斗文”;穿越到小人物身上的叫“种田文”;还有一种穿越到数年前自己的身上的叫“重生文”……

虽然穿越文的故事情节越来越落入俗套,再加上个别作者的追求眼球效应,一些作品的情节“很黄、很暴力”,但人们不得不承认穿越文是一种好题材:交错时空、不同时代思想与智慧的碰撞和摩擦……处理得好,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传奇故事。

(本报综合)

书林一叶

意外得了“好舌头”

华少

我对说话快这件事毫无骄傲之感,这种意识起源于1999年。那一年,我参加了杭州交通经济广播(当时名为杭州经济之声)组织的主持人选拔赛。报完名后,我白天有事没事就往老师那儿跑,没少学东西。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曾毫不客气地给我指出,说话太快,缺少顿挫,语言的情感表达力不足。这可是句狠话,它的通俗版解释是这样的:光说话快没用,根本做不了主持人。

我改还来不及呢,哪还有骄傲的心啊!

所以,当我把《中国好声音》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告像机关枪似的“打”出去时,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,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,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。

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“炫技”,因为我在那个舞台上只是充当报幕员,本没什么“戏份儿”,因此非要自己弄出点儿彩来,否则这主持人做得太委屈。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么快地讲完广告,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。

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广告处理方式,算是节目组有意为之。原本的广告合约中,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。计划里,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,插播一句“不好意思,我又出现了,我要念段广告,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”之类的话就好,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,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了,大家继续录节目。

但后来,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,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被临时改变。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钟,念10段广告就能省15分钟!多出来的时间,就能买别的广告,或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。电视节目就是这么争分夺秒。

我记得很清楚,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,我把录好的广告片段递交上去,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。同事告诉我:“这样不行,得再录一遍,录一遍快的。”

我问:“那要多快?”

他回答得很无厘头:“有多快就录多快!”

这是个什么情况?我想了想,跟他说:“要不我先试一遍,你看看行不行?”然后,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猛的,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:“挺好的,就这样吧,不用再来。”说完,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。我心想,念这么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,谁能听明白啊?

可是没过一会儿,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,哭丧着脸说:“华少,还得再快点儿!”

“还要快?”

“对,只给你一分钟……”

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,还要清楚地念出来,并不是说无法做到,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力。我当时心里不踏实,是因为完全想象不出播出之后会是什么效果。

就这样,有了后来大家在《中国好声音》节目中看到的“超速广告”。录完之后,在第三集播出当天,我发了条微博说:“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,最起码我尽力了,希望大家谅解。”

没想到,当天晚上反响出奇好,微博上全是这件事情,各种评论铺天盖地。我忽然有些困惑,“念广告”这事有什么值得点评和宣扬的呢?这又不是赛跑,跑得最快先撞线的人就是冠军,念个广告而已,快一点儿又能怎样呢?为什么之前自己做出那么多努力都得不到认可,现在只不过念了一段广告,却被标榜成“中国好舌头”?

意外,纯属意外!

当然,也不是事事都是意外,总有些事,带点儿情理之中的意味。看到那么多评论,我心里很忐忑,担心广告客户来兴师问罪,等来的却是网络上的各种模仿以及超乎想象的快速传播。



作品:《梦想,不过是个愉快的决定》
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内容简介:  
从一个内向男孩成长为电台播音员,从一个电视台打杂的临时工成为著名主持人……华少讲述了《中国好声音》给他带来“好舌头”美誉之后的成就感与压力。

作者简介:  
华少,浙江卫视主持人,2005年开始在浙江卫视主持电视节目,与朱丹搭档主持浙江卫视《我爱记歌词》《爱唱才会赢》;2012年主持《中国好声音》,以超快语速口播广告获得“中国好舌头”之称。

郭敬明何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奇观?

以前,他是中国最畅销的青春文学作家、最受媒体关注的80后文化商人,多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的财富新贵;现在,他还可能成为票房最火爆的新晋导演。而他跨界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,一边是遭遇观众集体吐槽甚至破口大骂,一边却是上映10天票房就已接近4亿元,且刷新多项影史纪录。他就是前一段时间因拍《小时代》饱受争议的作家郭敬明。

实事求是地讲,电影《小时代》和郭敬明所创作、编辑的作品,如果用传统意义、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标准来衡量,确实不够档次。它可以说只是一种专供17岁左右少年消遣的市场读物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小时代”读物或“17岁”读物吧。对于这种读物,站在“大时代”的高度正儿八经、义正词严的批评指责确实有些苛求;同时,硬把这种“小时代”中的东东说成是“大时代”的正宗也是很牵强的。郭敬明的作品和事业如此辉煌,简直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奇观。

那么,面对这种文学奇观,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是,他的微妙之处究竟在哪里呢?

其一,郭敬明发现并拥有数量巨大而且一茬接一茬的读者群,一个恒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,那就是全中国17岁左右的初高中学生。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被我们特别重视的读者群,是一个重大市场发现。

其二,这个读者群具有独特的心理和思想情感。所谓“17岁”左右读者群,则介于儿童和青年之间,他们是刚开始形成自主的思想感情和兴趣爱好,然而并未涉世懂事,对五光十色的外面世界充满天真幻想,“梦幻迷茫淡淡的忧郁”、有些盲目憧憬和冲动而又少不更事,还很懵懂青涩甚至很混沌的少年。

其三,郭敬明就专门以这群少年为创作对象,用他们的思想感情说话,以他们的眼光看世界,极力描写他们的生活、喜好和幻想,而且把基调定格在“永远是17岁”不长大,处于一种超现实的“凝固状态”。实际上就是写一些永远活在天真烂漫和混沌里、永远不谙世事,或者说有意同真实的成人世界隔离开来的“玻璃洋娃娃”。这一点是最关键的。

事实上,面对郭敬明这种中国当代文学奇观,不但让人高兴不起来,而且让人忧心忡忡。应该说,《小时代》没有错,喜欢《小时代》和郭敬明读物的少年们没有错,郭敬明的创作和事业也没有错,真正值得反省的是中国当代文学。

(据中国网)

书界趣谈

杜甫《绝句》的三个俄译本

中国的古诗词,外国人是如何翻译成自己的语言的?译者能译出那平平凡凡中的韵味吗?请看这首在我国流传千年、家喻户晓的杜甫的《绝句》的俄文译本。这首《绝句》的原文是: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

在俄罗斯,这首《绝句》在不同年代先后出现过三个俄文译本。先看第一个译本(以下为俄文译本再直译成中文,其他两个译本也是如此):

柳莺在绿树枝上的鸟窝里歌唱,  
蓝天上楔形的白鹤正展翅飞翔。  
窗户里看得见世代积雪笼罩的山,  
亲爱的家乡,怎么,怎么那么遥远。

这是亚历山大·伊里依奇·吉托维奇的译本,他是俄罗斯诗人,虽然不懂汉语,但与汉学家蒙泽勒合作,翻译中国古诗,出版了《李白诗选》《杜甫诗选》和《王维诗选》,在介绍中国古诗方面有广泛的影响。

译成俄文的这首诗用俄语读来诗句流畅、朗朗上口。但对照原作,不难发现他的用词太过随意,如“两个黄鹂”变成了“一只柳莺”,还增添了“鸟窝”;“一行”译成了“楔形”;第四行的翻译也过于离谱,原作中的“门”“船”“东吴”统统都不见了,这不能不说是难以弥补的缺失。

再看第二个译本:  
两只黄色柳莺歌唱,在碧绿的柳丛,  
一队白鹭飞越越高,缓缓飘在蓝天。  
窗户里有西岭山脉,积雪茫茫无声,  
航船来自遥远东方,停泊大门旁边。

这个译本出自鲍里斯·梅谢里雅科夫之手。他1960年出生于莫斯科,是音乐学院教师、诗歌翻译家,后来自学汉语,开始翻译《千家诗》。他翻译的《绝句》既顾及节奏,又考虑音韵,严谨而工整,兼顾了词义的准确和音韵的优美。

下面是第三个译本:  
一对嘹亮的黄色柳莺  
鸣叫在碧绿的柳树上  
一行白色的鹭鸶飞行  
在青翠的天空  
西岭山脉多年的积雪  
被窗户容纳  
东方吴国远来的船  
在门口旁边停泊

这是娜塔丽娅·阿扎罗娃的译本。她是诗人、诗歌翻译家,从2003年起学习汉语,2012年她出版了《杜甫诗选》,纪念诗人诞生1300周年。她的译文不使用标点符号,形式上与当代新潮诗歌有吻合之处。她对原作的理解与把握比较准确,最大的遗憾是不押韵。

(据《中华读书报》)